

花縣文史

第五輯

政协花县委员会
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编

一九八四年四月





花 县 文 史

第五辑

目 录

开拓花县文史的新天地·····	李小松 (1)
洪仁玕在东莞隐匿活动及其遗迹·····	李干鸿 (5)
朱子仪事略·····	王鉴波 (8)
王泽民烈士传略 (转载) ·····	(20)
狮岭剿匪纪实·····	谢 光 (22)
张其光同志传略·····	何 菲整理 (29)
要留清白在人间 ——悼念良师益友张其光同志·····	曹思彬 (38)
悼张其光同志诗五首·····	饶 华 马冰山 (43)
解放前花县毛巾手工业梗概·····	梁洪涛 (45)
花县气象工作概述·····	徐伯机 (49)
花县广播话始今·····	陈海强 (56)
花县一高概况·····	何德余忆述 (60)
侨办观明小学的溯源·····	梁显扬 (63)
忆邓学如先生筹资办学事迹·····	袁 爵 (65)

花县义祠沿革.....李 卿 (67)

花县名中医——林月初.....何仲贤 (70)

天然禅师的行状及其诗作简介.....梁 翰 (72)

✓花县客家人来源及其它.....吴桂棠 (77)

花县民间旧习俗浅谈.....江耀球 徐纮昌 (81)

新华镇变迁记.....黄新华 (85)

花城史话.....冼政光 江绍灿 (91)

花县古迹“百丈晴峦”及其它.....吴帆子 (97)

我县山区特产——白茶.....李 若 (100)

作者、读者来函.....(101)

封面照片“洪秀全故居”全景

开拓花县文史的新天地

李小松

花县政协文委会于一九八一年出版了《花县文史》第一辑，一九八二年出了第二辑，一九八三年出了第三辑和第四辑，共刊载文史资料近九十篇，约计二十万字。这无疑是开拓花县文史宝藏的一些成果，值得我们珍视，也为中国近百年史的治史者，提供了方便。

《花县文史》除重点介绍太平天国、辛亥革命及大革命时期的史料外，还注意到行业史、工艺史、教育史、农田水利史及交通史等各个方面，这就减少了只着重革命斗争史而忽略其他方面史料的缺欠。

文史不分家，但应该各有偏重。《花县文史》刊登了颇多以史为中心的文章，但也刊有《一代才子——诗人利普》、粤剧《名优白玉堂》、《刘美卿与花县》、《名医江勒卿先生传略》、《留德医学博士徐日新》等篇，也足见已注意到花县的艺文和人文的史料了。尽管要做到“文史资料”的名而符实，还要努力，但这已经是个好的开端。

无论从内容到形式来说，《花县文史》是越出越好，领域的开拓也越来越大，形势喜人。第二辑有《花县乡村师范与华侨》一文，开始接触到华侨关系。第三辑则有《爱国华侨宋居仁先生事略》；第四辑有《爱国华侨王彭烈士》；还

有实质是写三胞的《谭生林》与《徐日新》。写“三胞”的史料不断增加，发挥《花县文史》的作用也就更大。花县拥有很多的华侨、港澳同胞，他们都热爱家乡。多写写他们，他们一定乐意，而花县人民也一定大表欢迎。

但是，我们期待《花县文史》能够有计划、有步骤地写几组关于“三胞”的文章史料，能出特辑就更好，花县是有条件的。

“文史资料”应否刊载反面人物，过去不大明确。有人以为求稳，不载为宜。然而《花县文史》第三辑就用两篇材料写了《骆秉章》，使读者能从多方面去认识这个历史人物，是注意到史料的深度与广度的。清末至民国，骆秉章在花县许多人嘴里，成为值得夸耀的权贵重臣，享有盛誉，而一些人还把这个陈旧的观点带到八十年代来。上述两文的刊载，当有助于把错排了位置的历史人物，重新摆过来。

诚然，我并不认为要多写，甚至抽出更大的篇幅来刊载反面人物。应否选载反面人物，将视其对我们曾发生过什么影响，及我们今天要不要消除这些影响来衡量，适可而止。

第三辑和第四辑都各有三、四幅插图。虽不能说文图并茂，但可以想见没有忘记那个“美”字了。作为读者，希望《花县文史》装扮得越来越美！

编辑和出版“文史资料”，确是件新鲜事儿。各地都在摸索，自然会有这些不足，那些不合，我们只能虚心地、辩证地对待。

古人写史，常喜用夸大，溢美之词，故多失实。有些治史者或有于己见，出于特殊的目的，故意把历史人物拔高了。有些是文人兼史家，兴之所至，援笔一挥，忘记了这是

写史，于是任意摘词，随便敷衍，弄得似是而非。这都不是古之良史。“文史资料”虽是供参考用，但也必须用实事求是的精神着笔，做到恰如其分，这才是对历史人物的尊重。《花县文史》有不少篇章，也难免有溢美之词，值得考虑。尤不能引导读者走入“英雄造时势”的死胡同。

正因为“文史资料”是我们参考使用的，这就更要写得明白利落，尽量使读者消除疑虑。《花县文史》有段话：“据说鸭湖张姓是宋代名将张叔夜之后代，而张荫清亦是张叔夜的后人。虽所住不同县分，一在花县，一在高要，但均属张叔夜后代。”

看了上述这段话，必然会使读者通过推理，认定张叔夜不是花县，就是高要的人，于是“囫圇吞枣”；如果那位读者细查一下张叔夜的历史，即说“北宋末年开封（河南省）人。”于是那位读者就必然会发生疑虑：鸭湖张姓和高要张姓是不是张叔夜真正的后代？他们怎么会来到花县和高要？有什么根据？“据说”据何所说？行文时容易忽略这些“关节”的，不足为奇。我以为象这样的叙述，宜从略。

《花县文史》发表近九十篇史料文章，关于太平天国的仅九篇，占百分之十，在别的地方，不为少了。然而在洪秀全的故乡花县，便觉得比例失调。一八四三年洪秀全在花县创立“拜上帝会”起，接着金田起义，展开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，至一八六四年天京陷落，太平天国失败，全过程凡二十一年。这些年头，如何牵动着花县？又太平天国的多位将领如冯云山、洪仁玕、洪宣娇等等，也是花县土生土长的人，他们又如何和花县结了缘？诸如此类，千丝万缕。时间之长，关系之深，无过于花县了。所以，我认为花县会有这

类史料的蕴藏，要我们继续去开拓。当然，史料也有它的局限性，不应盲目估计与猜想，而是要作多次认真的探讨。

“文史资料”力求采用“三亲”资料，是有好处的。这就可以把作者摆进去，把更多的人“统”起来，使史料更真实、亲切，甚至富有生活气息。也就是用以别于一本正经的客观存在的史料。这就是“文史资料”的一大特色。然而，《花县文史》里，属于“三亲”的史料太少了，要在这方面加强组稿的力量。

有些虽非“三亲”的史料而又有价值的，仍然是“文史资料”的宝贵财富，不应扬弃。有些是不能强求“三亲”的。对待这个问题，就得有分寸。

一年出一辑或两辑，出五万字或十万字，显然是无法满足读者的需求的。不过，老实说，这也并非轻而易举的事。就因为一些地方领导还不曾深刻理解“文史资料”的搜集、整理、出版的重大意义；或者说，还不曾引起一些地方领导人的足够重视。而花县可说得风气之先，得层级的重视了。更能物色多位学有专长，能专心致意从事文史工作的老教师，组成一支较有力的队伍，保证了编辑和出版工作的顺利进行，这个经验也值得我们吸取的。

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，《花县文史》将越出越多，越出越好，人人动笔，更好地开拓花县文史的新天地！

一九八四年二月十日

编者按：本文作者是广州市政协文委会委员兼特约编审，又是《天南》民间文学双月刊编辑。曾多次应邀到我县多间中学讲过学。

洪仁玕在东莞隐匿活动及其遗迹

李千鸿

洪仁玕广东花县官禄埗村人。小名谦益，自号吉甫，他是太平天国革命领袖洪秀全的族弟。一八四三年，洪秀全创立“拜上帝会”时，他是首先参加者之一。一八五一年一月十一日，洪秀全在广西金田村起义时，洪仁玕仍在清远授徒为业，来不及参加。后虽先后三次率众前往广西，均不果。最后一次（即第三次），一八五二年初，以清远谷岭仓卒起义而失败，致被捕。后几经艰险，才得逃脱。①

一八五二年四月，洪仁玕抵达香港。由于找不到工作，无法为生，同时清政府和香港当局相勾结，搜捕甚急，不久，乃乔装为“算命先生”潜回东莞塘厦龙背岭牛眠埔旧村（今为塘厦公社龙背岭大队牛眠埔村）。得友人张彩廷的款待，使之匿居于该村家塾“永培书室”。张妻刘氏日送饭数次，见其食量甚大，深以为异，疑为“螭屈龙潜”未来之大贵人也。其时，永培书室前门常紧闭，不许他人入内。屋后壁凿一大穴，直通后山，备以清吏搜捕时由穴而潜逃。后，洪仁玕则授徒于牛眠埔村永培书室。其间以《壮志》为题写下七律一首（后收录在《太平天国杂记》第二册），以表心迹，并赠给张彩庭之子张声勋。

诗曰：

一心牢落与谁伸，知己论交赏识新。

知命羨君阴相士，守株愧我困征轮；

文章厄运何须怨，笔墨生涯不必嗔。

际会风云应有日，扶摇直上脱红尘。

诗中抒发了仁玕感激友人“救驾”知遇之恩和郁郁不得志以及对未来事业坚定信念之情。

张声勋读后深感，亦作诗奉和以资慰藉和策励。诗曰：

夔屈龙潜困未伸，席珍有聘志维新。

时乖暂隐深山谷，运泰高冲近日轮；

但得等身看风起，何妨藏器被人嗔。

九霄云外搏风上，骧尾欣荣共出尘。②

越一年，（即一八五三年十一月）洪仁玕复乔装离村再次返回香港，决意取道往天京。据村中故老相传，仁玕离开永培书室前夜，曾和几位农民聊天，直至深夜十二点多钟，当时墙上还是空白的。翌晨不见仁玕，只见墙上留下用墨写的“龙凤福祿寿”五个大字。从此一去不复返了。

几经艰难曲折，洪仁玕终于一八五九年农历三月十三日抵达天京，实现了他的“际会风云应有日，扶摇直上脱红尘”的宿愿。抵达天京时，正值“杨韦之乱”之后，得天王洪秀全的重用，封为“开朝精忠军师顶天扶朝纲干王”，代替前东王杨秀清之职，总理全国军政重任。饮水思源，洪仁玕不忘牛眠埔村张彩廷一家“救驾”之恩。乃以黄锻一幅，手书“王屈”二字，封赠给牛眠埔村。并召张彩廷入天京，封“六千岁”出镇杭州。③“王屈”两字，以彩廷之妻刘氏惧株连，将黄锻连同“王屈”二字剪碎为襦袂之用。今已无存了。

写在永培书室内“龙凤福禄寿”五个大字，每字约一平方米，字体通心正楷，铁画银勾，浑厚遒劲（见附图“龙凤”二字）。据张彩廷之曾孙张恩添告诉我们：后因书室房子龟裂，村人将它用纸蒙起来，转印在牛眠埔新村重建的“福音堂”内，入门左墙为“龙凤”二字，右墙则为“福禄寿”三字。看来字体不变，但已失去原神气魄了。现“龙凤福禄寿”五字，又移至永培书室旧址，恢复旧观，以留纪念。



洪仁玕手迹

注①详见《花县文史》第二辑林鸿暖张运贤《太平天国领导人之一洪仁玕在广东的革命活动》一文。

注②张声勛的和诗，录自张彩廷后人手录的《家传秘宝》一书中。

注③张彩廷于天京陷落后，殉难于杭州。现牛眠埔村后果林丛中立有“张公彩廷纪念碑”，碑下刻有“民国五年岁次丙辰秋日（1916）嗣子声勛声和”等字，碑背面有碑志。

（作者是东莞县博物馆馆长已退休）

朱子仪事略

王鉴波

咸丰、同治年间，花县出了一个远近闻名的英雄，叫朱子仪。他和三水县的木匠陈金缸领导了“大洪国”农民起义运动，从咸丰四年（1854）到同治二年（1863），共经历了九年长，先后击败过清朝广东陆路提督昆寿、广州知府吴昌寿、江西按察使蒋益澧、湖南布政使刘岳昭等部的官兵及湘勇，全盛时期兵力达十余万，势力纵横五个州府十多个县。还以信宜为根据地，建立政权，实行“洪租制”政策；减轻税收，繁荣工商业政策；开科取士，收揽人才，出现过一片恢复繁荣的景象。这次起义虽然失败在中、外反动派及叛徒郑金的手，但它的历史意义是不容忽视的。它配合太平天国运动严重打击了封建势力，削弱动摇了清朝政权；他们的革命精神鼓舞了后来人；他们的余部以多种形式坚持斗争，有些还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，在我国民族、民主革命史上留下可歌可泣的一页。

朱子仪，花县朱村人。嘉庆二十五年（1820）出生在一个农民拳师的家庭，父亲朱福是原籍花县的天地会拳师洪熙官的徒弟，早年追随洪熙官进行反清活动。①朱子仪在富有革命和武术传统的家庭环境长大，自然亦成为一个精通武艺、侠义豪爽的人。

道光二十一年（1841），英军入侵省城（广州），朱福义愤填膺，恨不得亲临前阵杀敌，但因年老体弱实在不能作战，便叫朱子仪及收山徒弟杨星郎（花名“歪口郎”，花县杨屋村人）带领花县的天地会众参加平英团，在牛栏冈之役及包围四方炮台之役，立功不少。杨星郎善用单刀藤盾，与英军骑兵遭遇时，持盾快速滚到敌人马下，先斩马脚后斩人，杀得敌人措手不及。朱福、朱子仪见这套武艺顶用，便叫杨星郎训练一支单刀藤盾队，准备随时为保国保家乡出力。不料清廷屈辱投降，与帝国主义订立了《南京条约》，反说平英团的好汉生事多端，飭令官府捉拿主要分子，朱子仪、杨星郎等被迫逃亡或隐蔽活动，约有十年之久。②

道光三十三年（1843），洪秀全、李敬芳、冯云山、洪仁玕等成立“拜上帝会”。他们在往广西前，原先准备在花县“起事斩妖”，派冯云山去与邻村的天地会众联系。但朱子仪最恨“番鬼佬”，见他们拜上帝误认为是引蛇入屋，不但不予支持，反而要杀云山。后来几经解释，又知道云山是冯英联的儿子，朱子仪素来敬重曾任清朝学政而又正直不贪的冯英联，才放了云山回去。正是由于这次的误会，所以咸丰二年（1852）初，洪秀全从广西派使者江隆昌回来，在清远发动有洪仁玕等参加的谷岭起义，也没有和天地会的朱子仪取得联系。

朱子仪有个师兄叫骆三（花县人），在三水县范湖圩铺前街开了一间“三兴”木铺，并教武馆。因年老膝下无儿，收了清湖村的陈金缸（原名阿泽）做契仔，教他做木、习武。后来，骆三患偏枯症逝世，遗命陈金缸聘朱子仪到范湖武馆做师傅。朱子仪到范湖后，便和陈金缸等在范湖成立天

地会的“全胜堂”，推陈金缸做大哥，秘密进行反清活动。

咸丰四年（1854），广东各地农民纷纷起义，三水县令沈亨惠想拉拢“全胜堂”的人参加团练，利用他们打起义军，为清朝出力，维持地方。拉拢不成便准备对他们下毒手。“全胜堂”会众哗然而怒，纷纷要求起事。在六月初二日（阳历6月26日），众举陈金缸做大元帅，朱子仪做副元帅，钱周做军师，朱豪（塾师、花县人）做副军师，郑金（三水县人，原名郑金星，花名大口金，陈金缸的表弟，出身流氓）、卢伟、陈洪等为大将，即日祭旗出发攻打芦苞圩。在陈金缸、朱子仪的正确指挥下，仅得七、八十人的会众，竟能击败驻扎在芦苞的二百多名官兵，又用伏击的方式，击退清方从县城派来的二百多名骑兵，即日占据了芦苞都司署。

陈金缸、朱子仪当众宣布了“全胜堂”的宗旨是：“反清杀贪官，不被外人欺（粤音读“虾”），保国保家；穷人投入有饭食，富人出钱穷出力。事成之日，各人耕各人田，各做各生意，人人丰衣足食，家家安居乐业。”穷人个个兴高彩烈，吐气扬眉。除附近天地会的头领大胆君、翁芹芳、鲁衡、邓近、何日升、欧球等带领会众投入，杨星郎从花县带领单刀藤盾队来参加外，各地农民，三三五五，陆续有人参加。旬日间，队伍便发展到一万多人，连富商蔡亚佳（独树冈村人）、陈朝宝（清湖村人）等，也纷纷情愿献出巨款，帮助“全胜堂”打天下。

陈金缸、朱子仪积极做好造船、铸炮等准备工作，于农历六月十六日（阳历7月10日）带队攻打三水县城，因城内炮火猛烈，一时难以攻下，立即撤回进驻南海县官窑圩。这

时，陈金缸、朱子仪到佛岭（即现在新市北面回民坟场附近）参加红巾军头领联盟会议，众头领推举陈开做盟主，联合夹攻省城。并推举陈金缸、朱子仪负责粮食、弹药供应。他们为了扩大筹饷范围，于农历六月二十日（阳历7月14日）派杨星郎率单刀藤盾队配合甘先部攻陷花县城，杀伤清典史章志苏、千总胡藤高等；⑤于农历六月二十三日，陈金缸、朱子仪率主力又一次进攻三水县城，虽然没有攻下，但亦使控制的地区扩大了不少。于是分别在南海官窑，花县横潭等地分设粮台，把粮食、弹药等源源不绝运往佛岭供应围城各部起义军。

旧历六月二十二日、二十三日（阳历7月16、17日）围攻省城的起义军东北路受到挫折，清副将崔大同、游击洪大顺每天率领骑兵出城，企图反攻，直捣起义军李文茂部的根据地——佛岭及江村。敌人的骑兵左冲右突，起义军以很大的牺牲代价才能将之击退。陈金缸闻讯，特派朱子仪、杨星郎率领单刀藤盾队前往支援，暂拨给李文茂指挥。六月二十四日（阳历7月18日）敌人的骑兵照常出城，在牛栏冈遭到单刀藤盾队的伏击。朱子仪亲手杀毙清游击洪大顺；杨星郎持盾迅速滚到清副将崔大同马下，跃起一刀，使崔大同身首异处。⑥起义军大获全胜，巩固了城东北一带的据点。农历六月二十六日（即阳历7月20日），起义军分三路向省城东、西、北门发动进攻。朱子仪、杨星郎率领单刀藤盾队随李文茂部由佛岭斜插青龙桥，直扑西门，但到了草场，受到清兵阻击，双方展开激烈的混战。在战斗中，单刀藤盾队英勇作战、伤毙敌人无数，受到李文茂的嘉许。

农历七月十九日，陈金缸两次率队围攻三水县城，故将

朱子仪、杨星郎带领的单刀藤盾队调回。这次攻城虽有一万多人，有佛山、西南等地起义军支援，战船云集，但因城内炮火猛烈，又有英国火轮运弹药进城，屡攻不下，到闰七月十九日，义军主动撤围。

其时，清兵多次对义军甘先部占领的花县城发动进攻，甘先部有守不住的危險。朱子仪、杨星郎又率领单刀藤盾队前往救援。在旧历八月二十日至二十三日，朱子仪、杨星郎率队反击进犯的清兵，杀武生张超龙于城东新桥市，杀僧生张镇于垂帽岭东，并杀军功八品游庆有，生员程士瀛、监生吕诞登、潘汝槐、程广丰、林洪波、林洪皋等于石下岭排，把来犯的敌人击退。⑦接着，朱子仪、杨星郎又带领部队到省城北郊在三元里、三家店、松柏岭、瑶台、牛栏冈等地参加打击清兵。

各路义军联合夹攻省城，清政府大为震惊，急忙调集两广所有的兵力来对付，并认为花县是省城的屏障，派张起昆来做知县，不特带来大批官兵，而且起用本县在籍进士，刑部郎中宋蔚谦组织团练，在全县分设花峰、均和、一心、步云、联平、狮岭六个约，互相声援，共同对付起义军。在旧历十一月初六日，花县城又沦入清兵之手，凡是竖过红旗的村庄都杀光烧光。邻近各县亦有类似的情况，使起义军大大缩小了筹饷范围。同时，外国侵略者经常用火轮把大米、火药运到省城卖给清兵，使清兵及时得到物资的补充，来镇压起义军。由于中外反动势力加紧勾结，再加上起义军内部组织涣散，互不配合，所以进攻省城的计划未能成功。起义军各部在围城半年后，从旧历十一月十五日起，先后撤离广州郊区。陈开、李文茂等部撤至西江，后来转移到广西；葛

耀明、周春、陈荣、谭星等部转移到湖南；陈金缸、朱子仪和甘先部则留下在三水、花县、清远一带坚持战斗。即使是在这样孤立无援的情况下，朱子仪、甘先在旧历十二月初四日率队再次攻占了花县城。⑨当时朱子仪还派人在花县城西面的山冈挖地道，似还有在这一带坚持的决心。⑩旧历十二月十八日，陈金缸、朱子仪率队三万多人，分兵六路，第三次围攻三水县城，持续攻城两个月，但因清方调动全省大部分兵力来对付，起义军伤亡很大。到咸丰五年旧历二月十六日，花县城又被清兵占领。清方又从花县调队来增援，起义军怕腹背受敌，于同日从三水县城撤围回到芦苞一带，继续与从四面扑来的敌人周旋。其时他们仍拥有兵力约二万人，战船五百多艘。

咸丰五年旧历三月十六日，（阳历1855年5月1日）陈金缸、朱子仪率船队沿北江撤退，副军师朱豪率后队与尾追而来的清兵作战，壮烈牺牲。其时江水暴涨，船队逆流而上，又要对付四处扑来的敌人，前进甚慢，走了七天，才达到清远城。清方守军拦截，义军船队一冲而过，与从花县陆路撤来的甘先部会合，经英德、韶关、仁化、乐昌等地入湖南，于旧历五月中旬到达郴州，与早期由广东北上的义军何六部、及当地天地会“招军堂”许月桂（洪大全——即焦亮的妻子）等部会师。⑪九月，早期由广东北上的义军周春、葛耀明、陈荣、谭星等部由湖南茶陵进入江西望宅，与太平军石达开部会合，联合攻下了临江城。⑫陈金缸、朱子仪本想率队向江西靠拢，加入太平军，但为湘军王鑫部所阻。

是年冬，湘军大规模围攻郴州城，何六、陈金缸、朱子仪、许月桂等率队迎敌，不幸被敌人乘空袭击了在瓦密坪的

仓库，粮食、辎重被焚烧一空。天寒地冻，义军捱饥抵饿，
仍旧坚持与湘军继续周旋一个多月。后来，被迫撤离郴州，
败走临武。首领何六壮烈牺牲。陈金缸、朱子仪率余部一万
多人撤回广东。

咸丰六年（1856年）春，陈金缸、朱子仪部在连州、阳
山、英德、清远与当地义军侯成带、练四虎、胡德广、周裕、
梁柱等部会合，多次围攻州、县城，先后击败过清广东陆路提
督昆寿、广州知府吴昌寿、清将方耀、王鑫、通安、勒福、
张开平等部的官兵及湘勇。

咸丰六年（1856）旧历十月初二日，几路义军会合在清
远芋头冈与清南、韶、连总兵勒福等部决战，杀得清兵大
败，勒福只身逃回清远城。初五日，义军把清远城围得水泄
不通，清远知县程兆桂在十一日服毒自杀。^⑬在义军包围清
远的同时，朱子仪、杨星郎率部横插潭江、汤塘一带；与当
地覃沙保、刘亚威等部义军结合，^⑭计划围攻花县城。花县在
籍进士，刑部郎中宋蔚谦因办团练镇压义军，曾杀害义军首
领甘先等人，清廷传令嘉奖，赏戴花翎、候补知州，遇缺即
补。这个利禄薰心、效忠清廷的奴才想借义军的头爬上知州
地位，听到朱子仪等部在汤塘一带活动的消息，便不分畛
域，立即带领包括千总王承猷、花县知县张起鹄的儿子张
某、武生钟鸿灏在内的官绅兵勇一千多人，直扑汤塘。咸丰
七年（1857）旧历正月十九日，在四九圩的鹤田和官路唇交
界处，中了朱子仪等部义军的伏击，敌军被全歼，无一生
还。^⑮

咸丰七年（1857）旧历二月十二日，陈金缸等部从清远
城撤围转返滨江地区。事前曾派郑金通知在潭江一带活动的